

· 文学研究 ·

《明暗》时期的汉诗与《明暗》及“则天去私”

胡兴荣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上海 201620)

摘要: 文章概述了夏目漱石研究史上关于“则天去私”研究的状况, 提出了在夏目漱石文学里占有重要地位而被研究史所轻视的汉学问题, 认为理解“则天去私”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明暗》和那个时期的汉诗的对照比较研究。作为这一研究的前提在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推算出了《明暗》各章执笔的时间表, 并对《明暗》的重要章回和与其对应的汉诗进行了尝试性的对比和分析, 表明《明暗》时期的汉诗群与《明暗》及“则天去私”有必然的联系。这些汉诗是研究夏目漱石, 特别是考察晚年的夏目漱石时不可缺少的部分。

关键词: 夏目漱石; 则天去私; 明暗; 汉诗

中图分类号: I2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35(2010)06-0044-06

《明暗》时期的汉诗与《明暗》及“则天去私”有必然的内在联系。迄今关于“则天去私”的研究主要是以《明暗》为依据的,《明暗》毕竟是未完作品, 这为“则天去私”的考察客观上带来了困难, 因而《明暗》时期的汉诗群就成了理解《明暗》及“则天去私”的重要材料。《明暗》时期的汉诗的每一首都一个完整的作品, 把这些汉诗与对应的《明暗》章回进行比较研究无论是对《明暗》还是“则天去私”的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汉学是夏目漱石文学的最重要的部分也是被研究史轻视的部分, 从汉诗入手, 进一步挖掘漱石文学的汉学世界, 对丰富漱石研究的内容也很有意义。鉴于现在《明暗》章回的执笔时间还没有明确, 本文先将基于有关资料推算《明暗》的执笔时间, 而后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明暗》的重要章回与对应汉诗的比较, 考察《明暗》时期的汉诗与《明暗》及“则天去私”的关系。

一 汉诗与“则天去私”在夏目漱石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则天去私”是夏目漱石的一个重要课题。最初对夏目漱石的研究也主要是围绕“则天去私”展开的,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小宫丰隆曾把夏目漱石捧为圣人。^① 后来江藤淳的研究把夏目漱石贬为俗人^②, 认为所谓“则天去私”不过是夏目漱石的弟子及其亲近编出的神话而已, “则天去私”也因此从研究领域渐渐退潮。到如今“则天去私”已被认为早已过时, 有人甚至断言现已无人去研究“则天去私”。^③ 我们认为“则天去私”作为夏目漱石的文学事实是一个永久的课题。至今有关此课题的研究资料也不少, 但绝大多数是以

《明暗》为基础的东西, 与《明暗》时代的汉诗关联甚少, 或也有不够细致。“则天去私”是《明暗》执笔期间提出来的, 《明暗》未完作者就去世, 因而考察“则天去私”还应考虑《明暗》与那个时期的汉诗的关联性。

吉川幸次郎曾说夏目漱石是英文和汉学兼备的“两条腿的学者”。漱石本人也在他的《文学论》自序里说他的汉学有不亚于英文的水平。事实上, 夏目漱石的汉学是其文学的精神所在, 是不可忽视的部分。夏目漱石自幼酷爱汉学, 少年时期曾在汉学塾二松学舍专攻过汉学, 这为他成为作家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漱石”这一笔名就源于汉学。夏目漱石一生所作的汉诗迄今发现的共有 208 首, 汉文也有数篇。第一首汉诗大约是 20 岁以前作的, 最后一首是 50 岁。从 34 岁赴英国留学到 44 岁“修善寺大患”的十年间, 因忙于英文研究与文学创作, 没有作汉诗。对此他在《想起来的事等》里很惋惜地说, 汉诗的世界是他理想中的“风流”世界, 却因生存竞争而被他一时期忘却了, 从此他又开始了作汉诗。夏目漱石集中性的汉诗创作较多的要数“修善寺大患”后的一段时间和《明暗》执笔时期, 其中最多的是《明暗》时期。《明暗》时期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所作的汉诗占其全部汉诗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修善寺大患”后, 随着年龄的增长汉诗诗作的频度与数量也在增加,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二 《明暗》各章回的执笔时间

《明暗》写到一半时, 作者每天上午写完一章《明暗》后, 下午开始作汉诗。作诗的目的在给芥川龙之介和久米正雄

收稿日期: 2010-06-30

作者简介: 胡兴荣(1963-), 男, 山西岢岚人,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商务外语学院讲师,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日本文学研究。

① 小宫说漱石在《明暗》创作的后期“至少在观念上已到达了悟达的境地”。

② “兄嫂说”, 详见江藤淳《漱石和那个时代 第一部》, 新潮社, 1971: 183-198

③ 详见石原千秋《夏目漱石的记号学》, 讲谈社, 1999

的信^①中透露过,是为了净化因写小说而被“俗化了”的心境。这表明那个时期汉诗的世界已成为他调整心态、净化心灵的栖息所。每天,上午小说下午诗,这种“痛苦、快乐、又机械”的创作生活持续了三个多月,其间共作了汉诗75首,这些汉诗除极少数外几乎未公开过,因而具有日记的性质。把这些汉诗与对应的《明暗》一一进行比较与研究,无论是对《明暗》还是汉诗的理解都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对理解“则天去私”是必不可少的。迄今《明暗》和那个时期的汉诗的对照研究极少,至于缜密、细致的比较研究,笔者寡闻浅学还未见过。吉川幸次郎也早有此期待,只因夏目漱石的汉诗有不少的已超脱了一般的日本仿汉诗的俗气和匠气,且受良宽等影响有禅宗的思想难于理解,这对于一般单一的文学评论家或汉学者而言并不是一件乐意为之的事,再加上对75首汉诗与其对应的《明暗》的章回一一进行比较和分析是一项很麻烦的事,这些都是使这一研究迄今还是空白的原因。

《明暗》和那个时期的汉诗进行比较的前提之一是明确《明暗》每章的执笔时间。《明暗》是作为新闻小说每日一回在《朝日新闻》报上发表过的作品,其每章发表的时间都有据可寻,但其执笔时间难以确实,不过《明暗》的某些章回的执笔时间还是可以推敲的,只是还没有人具体详细地核实并把它整理出来。下面我们将基于相关资料考察《明暗》各章的执笔时间。

小宫丰隆在他的《夏目漱石》里说,《明暗》开始执笔的确切日期是五月二十日还是十九日以仅有的材料是“无法推定的”^[1],不过,他在《漱石的艺术》里说“(十一月)二十一日,漱石写了《明暗》的第一百八十八回”^[2]。关于《明暗》188回的执笔日期各家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如:猪野谦二、荒正人、高木文雅^[3]以及伊藤整^[4]等各家的研究都是1916年11月21日上午,这与镜子夫人^[5]说的相吻合。还有,《明暗》单行本^[6]在相当于当初报纸上发表时的最后一回的后面,附有一行小字是这样写的:“作者于大正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之午前写完此章,其翌日起发病,十二月九日终逝去,如是此作终为未完之作永留于后世”。另外,此单行本里还夹有卷头画原稿照片的说明文,是这样写的:“《明暗》第一百八十八回[最后]的原稿亦即最后一章的原稿是在大正五年十一月廿一[卧床的前日]午前写完的”,因此,《明暗》188章是在1916年11月21日上午写完的这一事实完全可以确定。关于《明暗》第一章的执笔时间,荒正人在《明暗》解说里推定为1916年的“五月十八日”,而在《增补改定漱石研究年表》^[7]里又说是在1916年“五月十九(周五)或二十日(周六)”。吉川幸次郎的推定也是“五月十九日或二十日”^[8]。此外还没有看到过详细考察这个问题的相关论文。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明暗》的其他章回的执笔时间。《明暗》时期的汉诗群的第一首是在1916年8月14日作的。唐木顺三认为“八月十四日,大概是九十回左右”^[9]。吉川幸

次郎(同前)推定为“第八十九章”。高木文雅(同前)推定是“八月十四写了第八十九章”。不过唐木和高木的论文的主旨不在于确定《明暗》章回的执笔时间,因而对《明暗》第89章的时间也只是一提而已。查阅荒正人的《增补改定漱石研究年表》(同前)发现如下日期与《明暗》的某些章回的执笔时间有关:

六月十日(周六)《明暗》二十四寄往东京朝日新闻社。

九月二十五日(周一)给山本松之助(笑月)去信,因前一天寄的《明暗》一百三十回最后的原稿需订正,要求退稿。

十一月十四日(周二)《明暗》(一百八十一回,十二月七日(周四)连载部分)寄予山本松之助(信封封面写有“原稿明暗一百八十一”)。

十一月二十一日(周二)上午写完《明暗》一百八十八回,下一页的稿纸的右上角写有189^[7]而更重要的还有夏目漱石本人的书信:

○五月二十一日小说开始写有些晚,见谅。(略),将按计划每天写一回,请安心。有个叫赤木桁平的人说想保存这次的《明暗》底稿,(略)。

○六月十日拜启今天刚才投函的明暗(二十四)(以下略)。

○九月二十五日拜启昨天寄去的明暗一百三十回(以下略)。

○十一月十一日(周六)山本松之助(笑月)样原稿(明暗一百七十八)

十一月十一日牛込早稻田南町七 夏目金之助(漱石)^[10]

(现只有信封。笔者注)

由以上资料可知,夏目漱石的信和荒正人的年表六月十日与九月二十五日是一致的,而荒正人的年表有十一月十四日,没有十一月十一日,夏目漱石的信有十一月十一日没有十一月十四日。以作者本人的日记为准,再参考荒正人的研究,至少完全可以肯定以下三天《明暗》章回的执笔日期,也就是:六月十日,二十四回;九月二十四日,一百三十回;十一月十一日,一百七十八回。再加上我们前面已肯定的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一百八十八回,《明暗》的执笔时间至少有四章是可以确定的。参考荒正人的十一月十四日一百八十一回,《明暗》五章的执笔时间先可考虑成立。我们知道《明暗》执笔期间,夏目漱石每天上午写完一章后下午作诗,这是他那个时期的日程。小说每天按计划要在《朝日新闻》报上发表,按理作者把已写完的一章寄出后才可在下午安心自在地作诗。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明暗》以上五章的执笔时间就是成立的。这五章确定后,以11月21日为《明暗》第

① 详见《漱石全集 第24卷》,岩波书店,1997:554-555。

188章依次往前推算,5月18日为《明暗》的第一章,也就是说《明暗》是1916年5月18日开始执笔的。这样《明暗》每一章的执笔时间(后附)也就自然明了了。这一结果与唐木顺三的“八月十四日,大概是九十回左右”接近,与吉川幸次郎和高木文雅的“八月十四写了第八十九章”的推定一致,而且,与高木文雅(前出)的《明暗》里有“柳”树的章回和有“柳”字句的汉诗进行对比时所体现出的对应的七天的时间完全吻合。另外,最新夏目漱石年谱也是“五月十八日,起稿。六月十日,二十四回。九月二十四日,一百三十回”^[11]。《明暗》时期的汉诗每首作者都附有作诗日期,《明暗》时期的汉诗每一首与所对应的《明暗》的章回进行比较就成为可能。当然,《明暗》时期的汉诗与《明暗》的比较并不是说只有每一首诗与对应的章回一一进行比较才有意义,但是,至少通过二者的细致而缜密的相互比较、分析对进一步理解和把握《明暗》以及汉诗的内涵,了解夏目漱石当时的心境,可提供可能性和客观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分析夏目漱石晚年的心境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则天去私”的实质。

三 《明暗》与那个时期的汉诗

《明暗》从开始作汉诗的89章起登场人物间的关系主要为津田夫妇与秀子的关系,其中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场面有秀子与津田夫妇的“战争”、津田夫妇间的“战争”和津田与清子的再会。下面我们将把这些章回与对应的汉诗进行比较。现有的漱石汉诗注释中比较而言吉川幸次郎的《漱石诗注》和一海知义的《漱石全集第18卷汉诗文〈译注〉》基本上忠实于原作,对理解漱石的汉诗有参考价值,所以我们将参考这两大家的研究,通过《明暗》与汉诗的比较,考察小说与汉诗在“则天去私”表现上的关联性。

(一)自私与执拗

津田兄妹吵架是《明暗》重要的一幕,作者为此从92章到110章共用19章的篇幅。津田没有按协议还父亲钱,秀子的丈夫作为借款的保人受到了牵连,秀子早就看不惯津田夫妇的生活方式,于是按自己的误解汇报了父亲。父亲中止了给津田寄钱,使住院的津田陷入了困境。秀子拿钱去医院探望,想借此机会让津田反省,改变生活方式。津田对秀子干涉自己的家庭生活很反感,他需要钱又不愿低头,秀子又非常执拗,彼此争执互不相让直至爆发了103章的兄妹大战。秀子一气之下说出了津田的秘密,正好让赶来的延子听见,给津田夫妇的内战点了一把火。109章,秀子对津田夫妇说出了她憋在心里已久的话:

你们两人都是只顾自己的人。只要自己好就行,不管别人多么作难,也不考虑给别人添多大的麻烦。

津田听了却很坦然,他承认这是自己的特色,同时也确信是一般人所共同的特色。

秀子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延子,她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津田,她恨津田固执,不理解她的一片苦心,而把自己

的快乐作为人生的主题而生活的津田反而越发觉得秀子讨厌、多余。结果,秀子无奈只得留了钱在失望中憋气而归。作者在叙述他们争执的过程中体现了客观而公平的态度,使读者可以从较高的视角观察他们。像津田理解的那样,自私也许是人的通性,但是把自私当成了一种合理的生存方式而不顾别人自然会引起别人的嫉恨。人生观、价值观不同生活方式也不同,秀子也不应以自己的意志而决定他人的生存。

9月3日 无题

独往独来俗不齐 山居悠久没东西
岩头昼静桂花落 栏外月明涧鸟啼
道到无心天自合 时如有意节将迷
空山寂寞人闲处 幽草芊芊满古溪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的厌世心里。人如果能脱离世俗社会到大自然中就可以享受充分的自由。无心、无意的大自然是严慈的父母,她对其所包容的万物都一视同仁,所以,“空山寂寞人闲处”才会有“幽草芊芊满古溪”的生机。赫格尔说存在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合理的东西都存在。帕斯卡尔说“人是会思维的芦苇”。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会思维,会想方设法去实现自己的意志和欲望,但是,不合理的思维不仅事与愿违,有时会威胁到自己的生存。合理的思维就是符合自然原理的思维。夏目漱石在赴英国留学前就有“得失忘怀当是佛,江山满目皆吾师”的诗句,东大时代有“自然是我师”的片断,《明暗》执笔前有“我师自然”的挥毫,这些与以上《无题》相通表示了同样的心愿:如果人能像大自然那样做到无私心、无私欲的话,人间社会也会是和谐的乐园。可见,汉诗与小说从正反两面表达了作者同一心境,体现了伦理范畴的“则天去私”思想。吉川幸次郎也说,“道到无心天自合,时如有意节将迷”表示了诗人“则天去私”的“心境”和“哲学”。^[12]

(二)爱与谎言

津田为了显示自己富有,特意捏造了父亲给他寄钱的假象。延子感觉到他虚伪对自己见外,但只是心里抱怨嘴上却不说。津田又怕延子知道真相看不起他,对此事遮遮掩掩,因此两人间制造出一层无形的隔膜。《明暗》113—115章,因秀子的争执揭去了这层隔膜,两人得以坦诚相见,关系恢复了自然,这是延子至此努力而未能达到的状态。按理他们该对自己有所反思,但是,两人共享了这瞬间的心神交融的快感后,立刻商定了对付秀子的“善后策”,由延子去和秀子和解,由津田通过吉川夫人与父亲调停。事实上,延子去找秀子明里是和解,暗里是为了进一步弄清秀子说的津田心里的另一个女人,而聪明的她竟想不到从津田妹妹嘴里打听津田的真相本来就是徒劳。同样,津田见吉川夫人明里是为了调解,暗里是为了秀子所说的那个女人,他幻想着从一个曾背叛他而去嫁了他人的女人身上得到真情。

《明暗》115章,津田在医院为如何才能见到吉川夫人而发愁时,对面洗衣店的风景进入他的视线,而洗衣店每天重复的洗涤作业对他毫无启发,他意识不到自己的灵魂也需更

新。他听了医生的一句话故事^①,也只是以笑话他人的短处来突出自己的长处,而看不到自己的短处。他看了冈本让延子带给他的幽默故事^②,“爱与谎言”一段让他哭笑不得,因为“撒谎”一词对他极富讽刺寓意,作者写道:

他承认自己是一个撒谎的男人,同时也是个从根本上承认他人的谎言的男人,所以,他又是个根本不会厌世的男人,反倒觉得为了生存,撒谎是必要的男人。他一直是在这一人生观下走过来的,只是自己不知而已。

在现实中,确实有许多谎言,但是,津田却把撒谎作为生存的必要手段。他对延子表现出的爱是为了他自己的前途,心里却忘不了过去的女友,为此他一直在伪装自己,可他的心思如司马昭之心世人皆知,而他却像掩耳盗铃自作聪明。

9月9日 无题

曾见人间今见天 醍醐上色空边
白莲晓破诗僧梦 翠柳长吹精舍缘
道到虚明长语绝 烟归暖昧妙香传
入门还爱无他事 手折幽花供佛前

吉川幸次郎^[12]和一海知义^[13]都认为“曾见人间今见天”体现了诗人“则天去私”的主张,但没有具体说明。这是一首具有禅味的诗。“人间”即世间,《明暗》的世界。“天”是超越人主观意识的客观世界终极。“色”即形色、现象,“空”,虚无、空寂,即没有形色的本质世界。禅宗里所说的“醍醐味”亦即“色”、“空”如一的境界^③,即一旦醒悟到自己执著的虚妄时,能否定自己,进入空寂的世界,然后再回到现实生活中去的境界。“白莲晓破诗僧梦,翠柳长吹精舍缘”一对句极富生命力,出污泥而不染的白莲是诗僧追求的最高境界,而宗教的根本意不在独善,应在于超度众生,所以,寺院与人间有着隔不断的情缘。

津田已有几次更新自己的契机,但他却执迷不悟,毫无反省之心。延子已觉察到了津田虚伪,小林、秀子等人的话已证实这一事实,但她不敢更正自己的观念,仍一意孤行。很明显,他们两人的执著其实都是不确实的东西,只是他们自己认识不到或者认识到又不肯放弃。他们的私欲与自大促使他们去冒险,这是他们的自然,因此其后果也只能是任其自然。小说与诗相对照体现了“则天去私”的理想。

(三)小的自然与大的自然

《明暗》是“明争暗斗”的作品,登场人物为了各自的私欲表现了过剩的脑力。江藤淳认为《明暗》是对“知性的蔑

视”^[14],可是,《明暗》的主要登场人物除了“小聪明”“闲手腕”外谈不上什么“知性”。他们自私、尊大不逊、脑力过剩,而结果总是顾此失彼,往往把自己陷入困境。从因果关系看小聪明、闲手腕所表现出的是他们的非知性,是愚蠢。所以说《明暗》是有趣的作品,但不是感人的作品,读者从中受到的不是感染而是教训,从教训中受到裨益获得知性。《明暗》130章可以说是《明暗》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延子为了弄清将要夺去津田心的那个女人在与秀子酣战时,医院里正策划着津田去见那个女人的方案,当延子败北而归时,由津田、吉川夫人、秀子三人联手的整治她的一个巴字形态的阴谋已经形成,而小林则在局外坐山观虎斗,觊觎着渔翁之利。可见,“自然全体要比她(的自然)大得多,广得多,在高空放着公平的光芒毫无忌惮地欲将她抹杀掉……大的自然毫不留情地蹂躏着她个人的小自然的行为。”^{[16]520}

9月24日 无题

拟将蝶梦诱吟魂 且隔人生在画村
花影半帘来着静 风迹满地去无痕
小楼烹茗轻烟熟 午院曝书黄雀喧
一榻清机闲日月 诗成默默对晴喧

如庄子梦蝶所揭示的那样,在现实认识与自我把握上人自身总是难以做到准确、适中。人们所能认识的不过是表象而已,因而人们的执著追求到头来可能是梦幻,有时或者是绝境。又如庄子在栗园所看到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情景所揭示的那样,人间社会是险恶的,是“明暗”交织的世界。诗中的“人生”应为小说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为私欲执著、奔波、争斗,失去了自我把握和对周边认识的能力,意识到执著的虚幻和处境的危险。“画村”该为汉诗的境界,是一个脱俗、清静、无为的世界,能在旁观者清的境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对外界进行整体的把握。忙与闲、愚与智,《明暗》的登场人物与诗人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对汉诗文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少时曾以所学“左国史汉”^④为文学的典范,年过五十的夏目漱石,上午写小说,下午不断作诗画画,这种俗与雅、凡与圣、愚与智的交替与往还正是到达“则天去私”境界的必须程序。“红尘堆里圣贤道,碧落空中清净诗”(9月30日 无题)^{[16]425},小说与诗同工异曲,相辅相成,表达了作者当时的心境。

(四)爱与战争

《明暗》148—150章,主要描写津田夫妇“爱的战争”。延子从秀子那里一无所获只得到医院直接面对津田,两人展开围城式的攻守战。延子之所以急于想知道津田的秘密是

① 《明暗》115章:有人怀疑护士弄错了药致使病人死亡来医院要打这个护士。津田听后只觉得太滑稽了。

② 《明暗》115章:女儿的父亲对一青年说:你爱我姑娘吗?青年说:已不是爱不爱的问题了,只要能看上一眼您姑娘的那双极富魅力的眼睛,我甘愿从二百米高的悬崖上跳下而肝脑涂地。父亲说:我也是个爱撒点谎的人,像我们这样的小户人家要出现两个撒谎的人还真需谨慎地考虑一下。

③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详见纪野一义著《禅》,日本放送出版协会刊,1982 87

④ 指《左传》《国语》《史记》《汉书》。

因为津田对她的爱关系到她的“体面”,对她而言“体面”要比她的生命还重要。延子软硬兼施,津田临机应变,一时难决雌雄。在延子的心理战术面前,津田的“道义心与利害心”进行了搏斗,他最终未能去掉“利害心”,为此他向延子妥协,起誓不论发生什么都将保证延子的“体面”,延子相信了津田,两人达成了协议。在津田的“爱抚”面前,延子又感到了新婚时的幸福。

10月12日 无题

途逢啐啄了机缘 壳外壳中谁后先
一样风旖相契处 同时水月结交边
空明打出英灵汉 闲暗踢翻金玉篇
胆小休言误大事 会天行道是吾禅

小鸡出壳是由小鸡与母鸡通过内啐外啄来共同完成的过程。同样风与旗、水与月二者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论理他们的先后、动静是很难的事。超越对立观念、隔断因果,能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本质是禅宗追求的空明境地,达到这一境地的人自然是英灵汉,承认人的有限、相对性,以谦逊、恬静的态度去认识事物的本质,发现真理是禅宗的教诲,它要胜过多少金玉良言,所以,诗人一言道破天机“会天行道是吾禅”。吉川幸次郎说“会天”一词与“则天去私”有关^[8],一海认为“会天行道”即“遵循天理,实践求道”,体现了“则天去私”的实质。^[13]

延子对津田一见钟情,她把自己比作伯乐四处张扬,且确信凭自己的手腕能永远获得津田的爱,然而,津田对她的爱根本就不纯,也不喜欢她那充满阳刚的手腕,但出于男人的自尊、内心的私欲,他明里努力满足延子的征服欲暗里却在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他们的夫妇关系就像是每天在土俵上决胜负的相扑”,维持着一种力的平衡。他们结婚半年就陷入内外交困却有苦难言的尴尬境地,完全是他们自私、自尊、自大的结果。他们要摆脱目前的困境,需要醒悟,需要放弃,首先是津田要放弃,而津田醒悟到的是“毕竟女人是易抚慰的东西”。他以抚慰稳住延子继续他的私欲,他们的战争出现了表面上的平息。

(五)则天去私

据夏目漱石的门弟子们的证言,“则天去私”是在1916年11月上旬的“周四例会”上提出来的。进入11月,《明暗》已近170回,作品的舞台已从人间向大自然转移。津田在吉川夫人的帮助下出院,以疗养的名义骗过延子,坐上了开往温泉的电车,去与他的旧情人清子会面,而素以千里眼自居,聪明、伶俐又有“手腕”的延子则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孤军重围之中。吉川夫人会怎样整治延子,延子的命运将如何,津田会得到什么,作者还没来得及交代就去世。《明暗》178和188两章主要写津田与清子再会的情况。津田见清

子除了留恋外,主要是想弄清她一年前突然背叛自己而去的真相,然而,物是人非,清子对他很冷漠,他一无所获,这对一向尊大不逊的他无疑是一个打击。小官说清子是圣女、天的象征,这是“则天去私”神话的根源。其实,清子并没有脱离漱石三角恋爱小说的女性类型,仍是个不可解的谜。津田对清子的执著是否会到此为止,当天下午他是否随清子等去看瀑布,或去了结果又如何,我们无法得知,从见清子之前的173章发生在他自己“心里的战争”和他实际与清子会面的情况看,已不可有他所希望的结果。按《明暗》情节的延伸,津田去温泉的意义在于从世俗人间向无为自然的转换,易地疗养亦即医疗与自然疗的转换。他在接受大自然的洗礼后再返回来才有意义。唐木顺三也说《明暗》是“津田的精神更生记”^[15]。读者期待着他在气势磅礴、咆哮如雷、飞流倾泻的瀑布面前能受到大自然的威慑与启迪,出现“心机一转”奇迹,然后返回来,与延子“阴阳和合”,不至于有悲剧发生。其实,人世间的许多事如同大自然的瀑布飞流是不可逆的,年过半百的作者或许感悟到了“五十而知天命”的道理。这两章之间所作的汉诗,亦即有名的辞世之作,11月20日的无题表露出他当时的心境:

真踪寂寞杳难寻 欲抱虚怀步古今
碧水碧山何有我 盖天盖地是无心
依稀暮色月离草 错落秋声风在林
眼耳双忘身亦失 空中独唱白云吟

这首诗表达了在绝对、无限、无意识的大自然面前,人的意识生命的相对、有限的客观性,表明了一个求道者的谦逊态度,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消极、没落的心境。吉川幸次郎认为这是一首“则天去私”的诗,且结联两句有“辞世之兆”。^[12]我们知道,《明暗》的主线为寻觅,津田想弄清清子背叛他的真相,延子则欲探明津田的心偏离自己的真正原因,两人的目的是一致的。两人自恃聪明才智费尽了心机,其结果未必能尽心如愿,反而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不幸甚至是灾难。诗与小说一致体现了“则天去私”的愿望。

四 结论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看出《明暗》与那个时期的汉诗在表现“则天去私”上的客观内在联系。小说表现了世俗社会充满自私与私欲争斗的“尊大不逊”的人间闹剧。汉诗的世界体现了东洋文化自然至上的理念,是一个清静寡欲、无为自然的世界,赞美自然反映了厌世之情。小说与诗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同样表现了“则天去私”的心境。迄今,有关“天”的理解有宗教的^①、艺术的^②、小说方法^③等几种。从以上的比较、考察可看出,漱石的“天”如其《文艺的哲学基础》

① 详见佐古纯一郎《漱石诗全译》,二松学舍大学出版部,1983,248—249。

② 详见冈崎义惠《漱石与则天去私》,岩波书店,1943。

③ 详见平野谦《艺术与实际生活》,新潮文库,1964。

所示属于与自我相对的外界(人事、自然、超自然),即与主观相对的外界客观范畴。《明暗》至 167 章的“小的自然”与“大的自然”主要是指个体与社会全体,到了温泉后主要是人对大自然。夏目漱石认为人在获得正思维^①方面,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在博大而无私欲、公平合理有节的大自然面前,人的情操能得到陶冶、观念得到更新、使“小我”与“大我”相吻合。他的晚年在修养方面体现了对禅宗的关心,在病倒的一两周前,给神户两个禅僧信里说他是 50 岁才开始注意修道的人,他发现自己行住卧坐都是虚伪,需进一步提高修养,这样才可感化周围的人。

夏目漱石认为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片面地肯定了人性的自然,夸大了人脑的作用,生存竞争给人类带来了不幸的灾难,文明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最大根源在于过分地突出人性的自然以及追求个人私欲的合理化,而忽视了道德伦理。他的主要作品没有离开“生存欲与道德欲”的主题,《现代日本的开化》、《文艺与道德》以及《我的个人主义》等都体现了个人与他人的共生伦理关系。在东西洋文明扬弃的基础上形成“则天去私”思想是夏目漱石的必然。

参考文献:

[1] 小宫丰隆. 夏目漱石[M]. 日本: 岩波书店, 1938: 851.

- [2] 小宫丰隆. 漱石の芸術[M]. 日本: 岩波书店, 1942: 284
- [3] 玉井敬之. 漱石作品论集成: 第 12 卷 明暗[M]. 日本: 樱枫社, 1991: 45, 162, 219.
- [4] 伊藤整. 夏目漱石研究[M]. 作家研究丛书. 日本: 新潮社, 1985: 22
- [5] 夏目镜子. 回忆漱石[M]. 日本: 角川文库, 1979: 362
- [6] 夏目金之助. 漱石全集: 第 11 卷[M]. 日本: 岩波书店, 1994: 763.
- [7] 荒正人. 增补改定漱石研究年表[M]. 日本: 集英社, 1984: 841
- [8] 吉川幸次郎. 漱石诗注[M]. 日本: 岩波书店, 1967: 197
- [9] 唐木顺三. 夏目漱石[M]. 日本: 创文社, 1966: 81
- [10] 夏目金之助. 漱石全集: 第 24 卷[M]. 日本: 岩波书店, 1997: 532, 563, 573, 587.
- [11] 夏目金之助. 漱石全集: 第 27 卷[M]. 日本: 岩波书店, 1997: 696-698.
- [12] 吉川幸次郎. 漱石诗注[M]. 日本: 岩波文库, 2002: 216, 224.
- [13] 一海知义. 漱石全集: 第 18 卷。汉诗文注[M]. 日本: 岩波书店, 1995: 376
- [14] 江藤淳. 现代文学: 27[M]. 日本: 讲谈社, 1974: 225
- [15] 唐木顺三. 夏目漱石[M]. 日本: 修道社, 1956

The Chinese Poetry in the Period of Meian and Meian and Sokutenkyōsi

HU Xing-r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briefly Japanese study of the conception of Sokutenkyōsi of Natsume Souseki and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which has been long neglected by previous studies on Natsume Souseki's works.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Meian and the Chinese poetry at that times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understand Sokutenkyōsi.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Meian and its counterpart in Chinese poetry, the author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is an interweaving connection among Meian, Chinese poetry and Sokutenkyōsi and that Chinese poetry is a necessary reference to the study of Natsume Souseki, particularly the works of his late years.

Key words: Natsume Souseki; Sokutenkyōsi; Meian; Chinese poetry

(责任编辑 郭庆华)

① 有良知、良识、良心的思维。